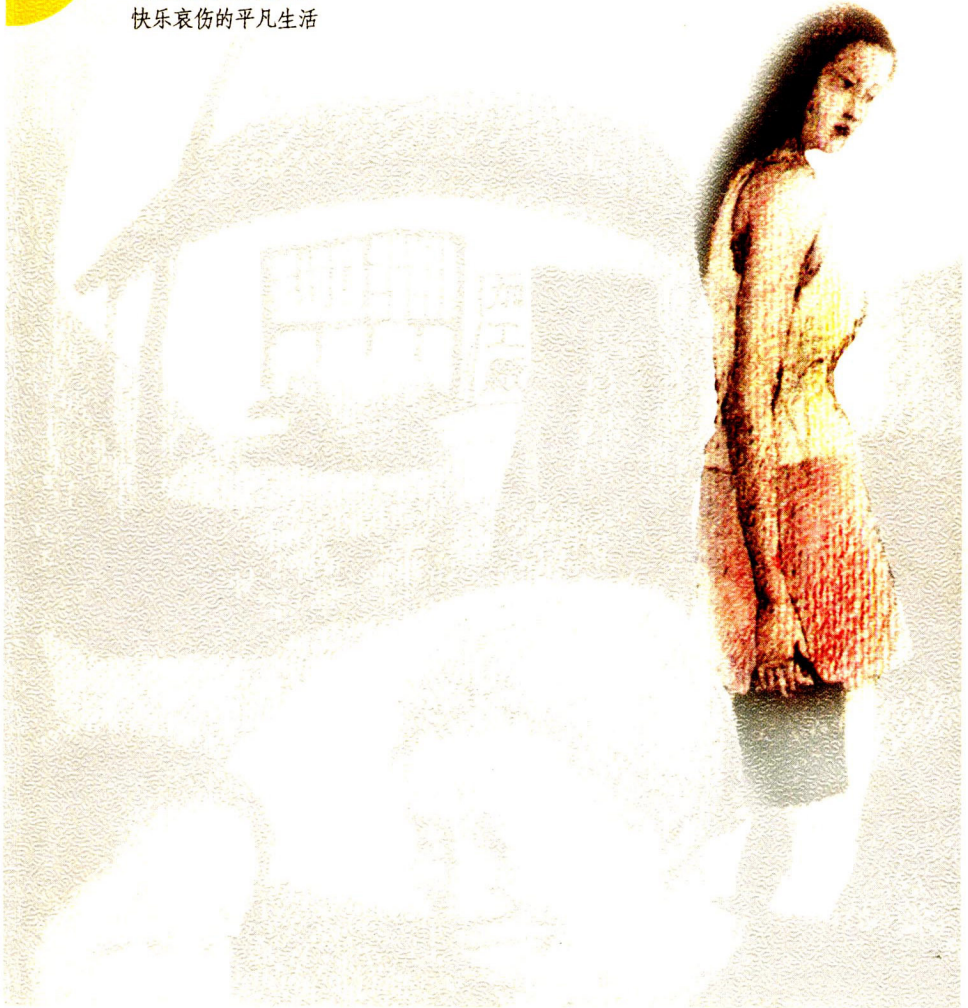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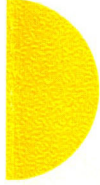


林白著

妇女闲聊录

著名女作家林白的突破之作
被众多评论家称为“最胆大包天的尝试”
口述实录式的中国农村女性生活调查
迷离隐秘的私生活
错综复杂的男女关系
快乐哀伤的平凡生活
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

林白

中国女性主义文学重要作家之一。本名林白薇，广西北流人。19岁开始写诗。著有长篇小说《一个人的战争》《说吧，房间》《万物花开》《妇女闲聊录》《同心爱者不能分手》等多部。部分作品被译成六种文字在国外发表出版。1998年获得首届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奖。现为武汉文学院专业作家，居北京、武汉两地。长篇小说《万物花开》被列入2003年中国小说排行榜(中国小说学会)，入围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。2003年中国书情报告(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)，为《中华读书报》推荐2003年值得阅读的纯文学作品。《妇女闲聊录》获得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4年年度小说家奖。



林白 著

妇女闲聊录

著名女作家林白的突破之作
被众多评论家称为“最胆大包天的尝试”
口述实录式的中国农村女性生活调查
迷离隐秘的私生活
错综复杂的男女关系
快乐哀伤的平凡生活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妇女闲聊录 / 林白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8.7

ISBN 978-7-80225-455-8

I. 妇… II. 林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30766号

妇女闲聊录

林白 著

责任编辑: 于九涛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652674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印 刷: 北京平谷大华山印刷厂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8.25

字 数: 200

版 次: 2008年7月第一版 2008年7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455-8

定 价: 24.8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卷一：回家过年	1
卷二：从小到大记得的事	45
卷三：王榨(人与事)	99
卷四：王榨(风俗与事物)	155
卷五：现在	195
另卷：在湖北各地遇见的妇女	211

后记一：世界如此辽阔 林白

后记二：向着江湖一跃 林白

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和打开文学的生活视野

——从《妇女闲聊录》反省“文学性” 张新颖 刘志荣

CONTENTS

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朋友邓一光、李修文

为什么要踏遍千湖之水
为什么要记下她们的述说
是谁轻轻告诉你
世界如此辽阔

卷一 回家过年

2004年3月,北京,木珍,39岁

第一段 坐火车

过完年坐火车来北京,车上没水喝,笔直(一直)没有。大家都带的可乐,我也带可乐,在滴水车站旁边买的,让我弟弟买的,可能是五块钱一瓶,没喝完。一块来的有七个人,做木工的,做油漆工,做缝纫的。王榨一个女的,她弟弟在北京开服装厂,做羽绒服,是麻城的,在火车上坐在一块儿,她身上穿的羽绒服可能就是这厂出的,质量不好,羽绒蹭得到处跑,妯娌两人,衣服都一样,羽绒从针眼里跑出来,到处都是白的,满身都是。那女的,带她外甥女到厂里干活,去了肯定有活干,收入多少不知道,她不是王榨的。

在火车上饿了就吃咸鱼,我和那女的都是吃鱼,家里带的。她吃武昌鱼,我吃胖头鱼。她拿着一大块啃,没啃完,渴了就喝水,带了苹果、鸡蛋、香肠,糖、饼干、蛋黄派,都有人带。我就带了苹果、鸡蛋和鱼。在车上打扑克,打七,两副扑克,108张,后来借给人家一副,剩一副,就打斗地主。

回去的时候车上没暖气,冻得要死,冻死人。我就想,到了下一站,要是近一点,我就马上回北京。后来穿上两双袜子,两件大衣,还不怎么好,脚就跟放在冰上一样。临时加的车,硬卧车改成硬座车,84块钱一张票,加上5块订票费。

回去的车上没上厕所,来的时候挤了一趟厕所,排队,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滴水的人最多,后来黄岗、麻城上来的人都一路站着,以后上车的都一路站着,到了霸州,全下光了,就有位置了。

晚点了两个多小时,本来七点半就该到北京的,我们的车晚了,就等人家的车过去,才让我们进站,坐了快18个小时。

第二段 小王做俏想要钱

过年小王(木珍的丈夫)躺了好几天,二十八下午就躺着不起来,不干活,也不说话。就想要钱,他不说,我也不知道,这是他做俏(闹别扭)。后来大姐说我才知道。他跟我大姐说的,大姐打电话告诉我妈,我妈再告诉我,我才知道。后来给了钱他就好了。

三十晚上,我给孩子压岁钱,一人100,给他50,我还说,我嫁过来十几年来了,你还没给过我一分钱压岁钱呢,我们那叫压金钱。我说我一下子给你50,他说这钱我留着,留着充手机卡去。

三十下午吵了一架,他把椅子举起来,我一点都不慌,他没敢打我,把椅子摔垮了。他就说他要出去,要跑掉,不在家了,我就想,有你没你都一样。他就找衣服,我就赶紧进去,把钱拿在手上再说。我怕他把钱拿走了,我就没钱花了。拿到钱我就不怕,你爱上哪你就上哪。

他找衣服,村里的嫂子扯着他,让他别走,我说你别扯了,他走不了,最多就在王榨。后来那嫂子就不扯了。他就一直在屋里八门儿(到处)找他的衣服。我在那扫地,跟老嫂说,他跑不了,能跑到哪儿去。他都没钱,往哪跑。要是我还跑得了。

落了(后来)他根本就出不了房门,又躺下了。七筒(儿子的外号)吃完中午饭,没有叫他,七筒自己就把门口的土弄好了。我和小王吵的时候,七筒正好也在那,他说,让我学手艺,我学个鸡巴!他二妈说:这你不管,与你不相干。

儿子很好,上山打了很多柴,放到二楼码得好好的,小王不管,全是七筒弄的,贴对联,也是我和儿子,女儿不知上哪儿去了,宠坏了,她就比七筒小一岁。我边做饭边贴对联,七筒烧火,我买的对联,大门的六块钱一副,大的长的,在三店买的,一共买了14块钱的,门头都有。去年兄弟媳妇贴了一个短的,她不甘心,今年非得跟我一起去,她也要买一样长的。

后来那椅子摔垮了,他又钉上了。最后出来,钱全给他了,女儿上学的

钱我交了，剩下的钱全部给他了。不给我就怕他打女儿，七筒出来了，他也打不着，不怕。2002年还是2001年，他把女儿脚都打坏了，在床上躺了两天。女儿脾气倔。他没钱就拿女儿出气，说女儿老要钱花。

我弟说，他去年卖鸭子，有1000多块钱呢，就不知道这钱上哪去了。肯定是给他的相好了，上次他还要向我弟借钱，我让不要借给他了，他老想他借，让我还。以前我伯(爸爸)还喜欢他的，现在，我伯看见他恨不得一口吃掉，不理他了。

第三段 初一小王想见他的相好

再就是初一，我在家包包面，拜年，先上庙里，王榨除了土地庙，还有两个庙，先上林师傅那个庙，慈灵观，就是每个人给10块钱，每个菩萨面前磕个头，大人小孩磕，林师傅把供菩萨的苹果，每个孩子给一个。我们就喝点茶，往年是米酒，今年是茶。再回来吧，就是自己屋里，像玩龙灯似的，一帮人，就家里留一个人。

又上那个庙，我都没记住叫什么庙，我说不去算了，他妈信佛，去年跑到庙里，要在那过年不回来，我不是不在家嘛，大嫂二嫂去接她回家过年，她不回。过完年她才回。去年初一上那拜年去，一大帮人。

今年我说不去了，小王老说要去要去，我就说，你是不是想看一眼冬梅(他的相好)啊？

我说去年去了，那是因为你妈在那，今年去干吗呀？你无非就是想看一眼冬梅呗！那就走呗，去呗！

他说：算了算了，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去！

我说走吧，一块去，免得你老想着。

就去了，见着冬梅了。去年不是一大帮人去了嘛，全都上她家去了。小王跟冬梅还挺有默契的，冬梅一拿爆竹，一撑出来，小王就知道接过来放。

他大嫂还有意瞟了我一眼，我就装傻，装自己没看见。后来回家我说：你们俩还挺好的。他说我瞎说。他不承认，他说人家给你你不放啊。

我说大哥也在那啊，他怎么不接。他说我话无牌味(无聊的意思)。

所以今年我说，上庙里可以，但是不要去冬梅她家。他说他也没想去啊。回的时候冬梅就在门口站着，到家了我就说，这下舒服了吧。看见了吧。每句话我都是笑着说。

第四段 今年的年货

二十九，我就上马连店办年货，买了饼干，五斤，四块钱一斤，云片糕，也是四块钱一斤，葡萄干，六块钱一斤，还有白瓜子，也是六块钱一斤，都买了两斤。还买了瓜子，一口袋，再买了蚕豆，还有山楂片，蚕豆便宜，两块一斤，山楂片七块钱一斤，还买了一袋苹果，13块钱一袋。两袋奶粉，15一袋，什么牌子都忘了，里面是单个包装的。

肉小王在家已经买了，酱油味精还有健力宝，五块一瓶，买了四瓶。霞牌龙须酥，买了六盒，全都是吃的。瓜子炒得乌七八黑的，吃的人，嘴一圈梗是(全是)黑的，那手上梗是黑的。蚕豆就是我吃，买的火腿肠，黑木耳，干香菇，还买了粉丝，火锅吃。买了鸡腿，还有鸡爪子，白木耳，红枣，安南看我买什么，他就买什么，安南跟我一年生的，也是65年，39岁。我还在那笑，我买么事，你买么事，你回去不怕你香芽打你。买的都是挺贵的，我平时不在家，给孩子买点好吃的。他说没事，你怎么吃我怎么吃。

买爆竹、对联、门斗，都是这天买回的，烟花，都是。连同吃的，一共，400多，比别人肯定多一点，别人就是买点蚕豆，瓜子，再就是糖，糖我在这带了七斤。北京的糖价钱差不多，北京有软糖，家里的全是硬的。孩子爱吃软的，全把软的挑来吃了。软糖还便宜，吃到后来客了，吃的全都是硬糖。

第五段 过年的时候

亲戚都来，初一，牛皮客儿子做10岁生日。那天来的，都是小王那边的亲戚，他姐夫就是拿了一包糖，酥糖。外甥女婿拿了一包糖和一块肉，生的，肥瘦都有，骨头也有。三毛，也是一块肉，一包糖。来一个放一包，一千头

的爆竹。小王放,家里烧着火盆,也不冷。还放一张小桌子,有吃的都拿出来,用一个盆装着。没有烧汤待客的了。有的就是晃一下,就是站一会儿就走了,给他泡一杯茶,他一边喝一边走,一次性的杯子,走到哪扔到哪。有的茶都不喝,放下东西就走,好像就是给你送东西来的。

初二我们全都上我妈家。七筒八筒跟着小王的弟媳上街(上县城)拜年,坐小面的,一个人四块钱,讲价,说,都是小孩子,后来每人两块。我就坐小王的摩托去的。

带了一块肉,在县城买了老人喝的麦片,15块一袋。后来我想换,换成脑白金,后来懒得回去了,就没换。

我们到了,孩子还没到。我们从北城这边来,我妈在南城那边,要穿过整个县城。有环城的公汽,一块钱一个人。我伯就生气了,担心俩孩子弄丢了。他说:那是么搞法的。他的脸就沉下来了,小王就赶紧骑摩托去找,没找着,他又回来了。我就说:落不了(丢不了),落不了,多大两个伢,还落得了。我伯没吭声,叹了一口气。

我说我看看去吧。刚出去,他们俩就来了,是等公汽,等了半天。

中午他们喝酒,吃涮羊肉,再就是鸡脖子,肉丸、鱼丸。聊天,东聊西聊,细哥说他喜欢北京的馒头,一顿吃四个,大个的。他在北京打工,去年,就那几个月,他也是坐那趟冻得要死的车回家。他说坐到麻城下的。到滴水也是,全是宰人的,他本来只要四块,面的,结果一个人要10块,他们五个人不干,后来他们东找西找,在大市场停的,上那边等去,后来细哥看见他的同学了,同学的车,就说还是四块一个人,还说细哥的不要钱,同班同学,细哥还是给了,说这不比平常。

第六段 细胖哥在北京打工

细胖哥说这次去北京,把木玲(木珍的妹妹)烧了一下,就是说花了木玲的钱。他打工的工地很偏,真难找,木玲真找到了,给他买了鞋、袜子、内衣,就是我们那叫秋裤秋衫的,还拿了一件旧的羽绒服,他说怎么北京果冷

(这么冷),我说你以为跟屋里(家里)一样啊。

我说你那车是怎么坐的,他本来说20号走,没拿到票。我说以为你们在车站还要待好几天呢,票真难买,他也说,几个人急得,他们八个人一块回麻城的。只有五个是滴水的。干什么活?干泥工的,工资没欠,全都是给的现金,给私人盖的别墅,那房主真有钱,说北京人真有钱,说房子盖成之后,还要盖院子,院子里头养花养草,还请一个保姆看房子,平时不怎么住。工钱给他,三个月了,吃的住的除开,拿到家里有1800百块。他觉得还可以。

我说你怎么也那么迟,他说是想早点回,那房子没成功,他说那北京人也真是,冬天水冰冻上了,做的墙是松的,那北京人还非要去做,干完了才帮他们买票,后来没有了,就在车站里待着。

其实他也不是特意出来打工的,他来找一个,那人借了他两万块,没还,他来讨,只知道那人在北京,不知道在哪,他就来。幸亏一起出来的有五个人,那人以前是做电工的,电工只养了两个女儿,都出嫁了,他不用回家了。老婆跟着女儿去了,带孩子,大女儿有工作,在武汉。电工不管家。那时候说是出来做生意,借两万,后来全都赔了,赔了他更不回家了。

细胖哥来北京找,还是没找着,钱还是没给。

我问钱怎么办,钱么搞法的,他说:落了(过些时个)再说。

细胖哥说没有玩,哪都没去,天天出工。全都住一个屋里,睡地上,冷得买张电热毯,老弟买的,木玲本来说想买,他说别人买了。可能就是吃馒头,他说哎呀真好吃。细胖哥是部队回来的,当过民兵连长,再就是村长,再就是书记。

第七段 现在种田快活

现在种田可舒服了。小麦都不用种了,谁知道,麻烦呗,割小麦的时候呛人,灰尘最大,鼻孔是黑的,脸也是黑的,哪哪都是黑的,八门儿都是黑的。就是打小麦的时候就得最大的太阳晒,才好打下来。那上面的那个毛,

我们叫须,那个到身上挺痒的,再个,以前吃的面粉都是自己家种的,自己吃,我们叫馒头叫作发粑,都是自己的面粉。后来有面粉卖了,还白,就没人种小麦了,现在铺天盖地的,全都是油菜。它也不用你薅,就打点除草剂,就没草了,追肥,以前是一个桶里抓一把尿素,一棵一棵地泼,现在就等天下雨,反正我们那儿雨水多,下雨了,拿一袋尿素,一撒,就完了。现在种田多快活。

第八段 人快活了,就想更快活

我说人快活了,就想更快活,红薯片也不做了。以前是割完二季稻就开始做薯片,家家都做,像比赛似的,在稻场上,铺上稻草,有的就挑上两桶红薯泥,像土豆泥那样的,全都是隔夜弄好的,有的里面还放碎的橘子皮,就拿一张小桌子,一个地膜,盖秧用的,尼龙的,一个啤酒瓶,再就是一盆水,就在那擀。看那张桌子有多大,就弄多大,再往草上一铺,就揭下来,极好看哦。

有的时候,四五个人,围着,在那弄,稻场上没有鸡,不用看着。晒到不沾手的时候再换一个面。赶的时候,东聊西聊。罗姐、水莲,还有上面的那个二姐,还有是小王的堂嫂,我叫隔壁姐的,还有桂凤,全都在那聊,东扯一句,西扯一句,说做了有没有人吃还不知道呢。水莲说:没事啊,到二三月,天长,肚子饿,就有人吃了。有人说:那也不一定。再一个说:到那时候什么都吃。

现在不做了。以前还做一种叫花果的,现在也没人做了。花果就是用粉,做成一个红的,一个白的,炸炮的,炸得很大很脆,很好吃的。现在都没人做,现在做的可真是稀物(少有),一看见就抢。

现在的人买的瓜子,太贵了,没人买,都买的葵瓜子。再就是蚕豆,便宜,两块钱一斤,白瓜子六块钱一斤,葡萄干,六块钱一斤也没人买。

我老逗牛皮客的儿子,说你家有什么好吃的,偷出来我吃。他说我爹才好哪,买一螺(鸡巴)点儿东西,放在楼上收(藏)倒,我找半天没找着。我

说你爹果(这么)奸,他说:当然的。

第九段 打牌,小王的二老婆

回家打了几天牌。二十六到家,二十七没打,洗被子,二十八吃完饭,二十八吃饭我们叫发财,发完财,我还是在门口洗衣服,几个打牌的贩子就来了,小王的大嫂,叫老三,再就是冬梅,小凤,还有小王的弟媳妇,陈红,几个,一直在那喊,喊打牌了,快点啊。我就在那慢慢的,死不断气的,我心里想,我也不想打,我打不了,这牌我都不会了,新的,打晃的,不要东西南北风的,算账我都不会了,要庇(音),开口,开四口,都不会。

她们一直在那喊,让我打,我说我不用了反正我不会打。后来她们就走了,去找贩子去了。没找着,又回了。又在那喊。我说那么的啊,挨要我打。没打的时候不想打,打的时候又上。

我还家里磨呢,她们就把桌子椅子都搬出来了,牌都弄好了,就差你一个人。就打了。

还没怎么熟,净输。她们喜欢赢我的钱,我的钱从北京带回的,全都是新的,家里的钱都是像猪油渣似的,拿出来一坨,窝在一块的。我就喜欢把钱抻开,也是破破烂烂的,真没好钱,农村真没好钱。

这是二十八的晚上,打了一天,打到做饭。晚上也是七筒做的,我没做。

二十九的下午在那聊天,也是线儿火问我跟谁打牌了,我就说是小王的二老婆(即冬梅,木珍到北京后,小王跟冬梅好,大家都知道),她说谁告诉你的,我说多早就知道,还要谁告诉。

她就说:那你知道了还跟她打牌!

我说:没事,我就装作不知道。

她说那可不行,要是我的话,我就不跟她打牌,你还跟她打牌。宛珍在旁边说:没有这回事,哪有这回事啊。我说你别装了,满湾子的人都知道,你不知道?她说她不知道。她说别听人家瞎讲,小王不是那样的人。我说反正

不管,我也不在家,管不了,我也不管。

打牌的时候有人讲,说冬梅,你苗(她女儿)回了,她就说,我苗没回我知道,她的干爹带她上北京玩去了。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,整个村子都知道,什么干爹,就是当二奶。

第十段 其实就是二奶

香苗初中念了半截,她爸爸死了,就是那个“半天”,也叫“牌圣”,得肺病死了,她就不念了。她就跟着那个细佬,就是叔叔,去了新疆,学做生意。过了半年又回了,回来人家介绍她到武汉,开始的时候说是在网吧,后来也不知道干什么,谁都不知道,她跟她妈说在网吧里帮人家看吧。后来她那个,前年回家,我还不知道,以为她还是一个挺老实的、挺好的孩子,她也挺白的,眼睛很大的,长得不错,后来我回家的时候看见她穿得很洋气的,她是年三十回家的,也是拖着一个旅行箱,她也是从我们门口过去,我就问那个陈红,说:苗干吗的,穿得果好。她说你还不晓得啊,说我不晓得。

她说她外面做鸡呢,有的是钱。给她妈买了金戒指金项链,我就说我不晓得。

后来我又跟隔壁姐说:真是天意啊,她爸爸死了,老天爷给她一碗饭吃。她就说:这碗饭啊,谁都不愿意吃。当婊子谁不会啊!我说那倒也是。

她去年穿得挺好的回来,就带着村里的小伙子,全都是十五六岁的,她也就是十七岁。上马连店,溜冰去了,她请客。打台球,买吃的,全都是她请客。

回家也就是待了两天,初一上外婆家拜年,带着小伙子打牌,她输了无所谓。她初二早上就走了。我后来问小王,我说苗到底在武汉干什么。小王说在那她认了一个干爹,干爹有两个儿子,说把她当女儿养着,说以后给他儿子做媳妇。小王说苗还不错的,那干爹把她弄到学校念书,去年夏天回家,把她自己的户口下了,弄走了。她去年让她妈不种田了,带到武汉来。

今年,那苗,二十九下午,我家门口,有一堆孩子玩,我家有一对羽毛

球拍，每家都有，都打坏了，我家的是双杆的，在那打球，她就回了，又从我家门口过。

她一边拖着旅行箱，穿着大红的皮夹克，一边走，一边玩手机，也是一个红的手机，那么多孩子，都没人理她，就是大嫂看见了说，苗回来了苗，她就是抬头看了一下，也没吭声。走了。

第二天，三十，我就看着她在前面走，她妈，就是冬梅跟着她，有一段距离，有人问她妈：冬梅，你去哪儿了？她说我苗要买彩电，家里的小了。要买一个大的彩电。她们就走了，我就上塘里洗衣服，刚好，小莲也在洗衣服，她没多少了，我就站着等她。就在那聊，就聊苗。

她也是说，哎呀那个苗，有什么好看的，以为有多光荣啊，就是不要脸，我说刚才她妈说买彩电，说她干爹带她上北京玩了。她说：哎哟喂，亏她还说得出来。什么干爹啊，哪有那么好的干爹，去年一年丢了三个手机，丢了一个买一个，丢了一个又买一个。还说家里的房子就盖了一层，房子要再加个二层的，苗不干，她要上武汉买房子去呢！

她说：把那个脸不要，什么不干得出来。她说几十岁的老头，她也睡得下去。莲说话最直的，能说不说的，她都讲，这话她不是小声说，就在那大声说。塘那头还有人呢，肯定都听见了，她的干爹比她妈还大两岁，其实也不大，干爹是64年生的，她妈比我小一岁，66年生的，估计是64年的，苗是86年生的。

后来我洗衣服回来，她们彩电也买回来了。坐车上县城，买了就回来了。我那衣服不少，两桶衣服。多少钱，没问。

初几了，三十，她买完彩电就换了一身衣服，穿了长统的皮靴，才那么点长的超短裙，又约那些男孩，又上马连店玩去，又请他们溜冰，打台球，买吃的。后来我就跟陈红说：哎喂，冷不冷啊，穿果点短裙，还露出一截腿脖子在外边。陈红说：你个傻瓜，她里边穿着肉色的袜子，我说哎哟我没看出来。她们玩到晚上回来，那些男孩上我家玩，我就问上哪玩来着。说马连店，全是苗请客。我说，哎哟，她哪弄那么多钱啊？男孩说：苗烧包钱啊（就是说钱挺